

DANGDAI YUYI MEIXUE LUN NANG
RENLEI XINGWEIYI YANJIU

当代 语义美学论纲

人类行为意义研究 2

从生
存语义

入手来检讨

人类美学的历史

性迷雾，将美与人类

生存发展及其行为意义联

系起来进行整体考察，揭示美

的产生与人类的诞生、审美创

造与人类生存发展间的本质关

系——其立意与视野，既新颖，

又具有前所未有性。 以一

种原创精神与探索勇气，将人

类生活行为、生存活动纳入其

视野，深入地揭示物质创造、

科学和思想探索、艺术创作以

日常生活之间的审美本质的

揭示出美学研究的生存

原则、生存意义原则和时

空原则，提炼出生态化综

合美学研究方法，首开人类

美学的本体论之路。 体验

的深广性，内在的生命激情，

语言的穿透力，又使这本很具

独特美学思想和思辨体系性的

美学著作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唐代兴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DANGDAI YUYI MEIXUE LUNGAN
RENLEI XINGWEIYI YANJIU

当代语义美学论纲

人类行为意义研究

2

唐代兴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语义美学论纲/唐代兴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1.4

ISBN 7-220-05374-6

I. 当... II. 唐... III. 汉语-语义-美学-研究
IV. H1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8476 号

DANG DAI YU YI MEI XUE LUN GANG

当代语义美学论纲

唐代兴 著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杨宗平
魏晓舸
古 蓉
伍登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盐道街3号)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 @ mail.sc.cninfo.net
(028)6679239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印 数
书 号
定 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850mm×1168mm 1/32
16.875
293 千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1-1000 册
ISBN 7-220-05374-6/H·264
24.00 元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序

—

中国美学经历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一段耀眼的辉煌，而后便逐渐地暗淡下来。90 年代尽管间或有美学论著的发表，却一直并未形成规模。90 年代中国学术界颇为热闹，但美学则成为相对冷清的一隅。如何解释美学辉煌之后的冷淡呢？“反思”一词较为恰当，对于美学界也更为容易接受——90 年代是中国美学的反思期。

为什么初兴于 50 年代再兴于 80 年代的美学就特别需要在其它学科热闹的大背景中进行自己的“反思”？这恐怕离不开它前几十年在不正常的学术背景中却得以较集中、较系统地建构的发展史。

不正常的学术背景，一是指 50 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整体性的政治化，即这时期的学术研究是在政治压力与政治参与下的学术研究，而且这种政治压力与政治参与又是违反社会发展规

律的政治压力与政治参与。这导致那一时期各种学术观点的提出都被提到政治高度予以审视、批判，都被看作是政治行为。学术为了有所研究便必须就当时那种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之范。而这种政治之范又是一个相当狭隘的模式，这模式简要的说就是唯物的就是革命的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而不唯物的或唯心的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就是非无产阶级的或反无产阶级的。“唯物”由此成为各种学术研究必须坚持的立场。问题是这一“唯物”又是机械的“唯物”，是从根本上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唯物”。说到主观根据，论及主观能动性，强调意识活动，便立即被扣上“唯心”的帽子，继之便是批判乃至“专政”。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各种学术研究只能在既定的模式中展开。唯独美学竟被恩准展开不同观点的全国规模的大讨论。强调美的主观根据，强调美的主观能动性，这类主观强调在其它学术领域是很难“放”出来的东西，在美学讨论中居然还有得以“放”的阵地。这就是一种得天独厚了。当然，“放”是得以“放”了，批判是逃不脱的，好在这种批判表面上采取的还是讨论的方式。正是这种得天独厚，美学才形成了包括“唯心”在内的几大派，“唯心”一派也才居然得以形成系统。不过，这也丝毫不影响“唯物”一派成为美学的正统派或革命派，它们握有批判的主动权。

不正常的学术背景还在于 80 年代初。当时，唯政治倾向开始被清算，思想解放的热潮开始掀起。其结果，是个性的觉醒，是个人能动性的肯定，有学者称这一时期为“人的发现”时期。“人的发现”作为汹涌的时代潮流，很短的时间里便把美学推到了醒目位置。美学被寄予了“人的发现”的厚望，并因此受到举

国不同阶层人的追随。这就是继 50 年代美学大讨论之后的第二次美学思潮，是非学术性的，是民众性的，民众的热情不在于美学研究什么学术问题而在于美学就是美就是人的发现与肯定。第二次美学研究热潮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展开的内容自然不是学术的，而相对于这一学术研究而言，其民众追随的背景也就是不正常的学术背景了。不能指望这两次不正常的学术背景会催生正常的美学研究。任何学术研究都是一定学术背景中的研究，并且这研究构入背景这背景也构入研究。由此说，至 80 年代最终形成的四大派美学便都是非正常建构的美学，其中留有深刻的非美学非学术的印迹。

这四大派美学不管如何交相攻讦，引经据典，努力把自己与其它派别区别得更加鲜明，它们仍脱不了共同的体系特征——共同的不正常的学术背景所孕生的共同的体系特征，对这样的体系特征可以将之概括为“本质美学”。四大派的交攻，交攻于美的不同本质的理解，四大派的美学界限也在这不同的本质理解。

“本质美学”的时代必然性在于“唯物”与“唯心”的追问只能在本质层面展开。日常现象是无所谓“唯物”还是“唯心”的。各派愈是要在“唯物”与“唯心”上强调自己，他们便愈是要进入本质层次。不论被称作“主观唯心派”代表人物的高尔泰怎样举例证明美是心灵的创造，他都必须从事例退入“心”的本质。因为在事例层面即在美的现象层面，他无法回避美的现象的物质性。“唯物派”美学代表人物蔡仪强调美的本质的客观性，同样必须使自己的论证在美的本质层面进行，他只要稍离本质而飘入审美现象，他立刻就会陷于审美感受的现实否定之中，因

此，在现象层面他始终无法令人信服地回答“何以同样典型的苍蝇与臭虫”“没有人认为美”这类极简单的问题。“主客观统一派”美学的代表人物朱光潜，列举了大量审美现象证明美既是在物也是在心，如梅花的美、海上大雾的美等，但他也只能在审美的本质层上完成他的心物合一，在审美现象层上物就是物心就是心，不管心如何作用物，物仍然是物，李泽厚正是抓住了朱光潜滞留于现象而展开于本质的思维矛盾，不断向朱光潜发难，说美不是倚托于物便是倚托于心，认为美是心物统一，便是认为美是心中之物或美是物的心的形态，由此他结论说，说来说去，朱光潜的美学还是心的美学，是美的唯心论。至于李泽厚的实践观点美学，也难于在现实审美领域停足，他必须推入本质，他不厌其烦地强调的规律性、目的性及社会性，都是实践的本质层的定性。

其后，当人们愈来愈认识到唯物与唯心的两分法不能解决以感性为特征的审美之谜时，特别当人们普遍认识到强调唯物与唯心之分的美学研究乃是一种不正常的时代局限时，唯物与唯心之争便失去了意义，建立在唯物与唯心之争的根基上的“本质美学”也就随之失去了意义。于是，“本质美学”终结了。

美学界在对终结了的“本质美学”的反思中探寻着美学研究的新出路。

二

唐代兴的这部《当代语义美学论纲》是建构在他的“语义

场”理论思维的基础上的，是他对“生存语义场”的美学探索，所以我以为称它为“语义场美学”似乎更直截了当切中其基本精神，《语义场美学》便是完成于“本质美学”的终结之后。“本质美学”的终结构成他美学研究的学术背景。他的这部美学专论，为美学研究提供了超越性的新思路，这是新时期美学多元构成的新成果，也是美学反思期相对沉寂中的响亮呼喊。

唐代兴以体验为根据去清理“本质美学”主观与客观两极相分的遗产。他在体验中发现了主客观、主客体无可切分的有机整体性，找到了那个浑然的构成世界，确定了整体地而不是切分地组构世界的途径。在这样的体验中，有体验的主体心灵也有被体验的客体规定，但唯有双方界限消融时才有体验发生。这样，唐代兴就在根基上找到了“本质美学”的反向——在“本质美学”，美的奥秘被开启于主客两分，即便是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的研究，为了当时的政治模式，也不得不先分而后一；而在体验这里，则美的奥秘是被开启于主客融合。没有主客在体验中相融合的根基，便没有“语义场美学”。

基于体验，唐代兴进入“生存”，体验世界的浑融性有机整体性使他必然地进入“生存”范畴。西方支撑着“生存”范畴的生命哲学与存在哲学理所当然地在“语义场美学”中获得了支撑的意义。“生存”是一个动力性过程，源于宇宙动力场的生命原创力不断地发动生命过程并无休止地延续，这使得“生存”的动力性过程成为绵延无休的展布过程；在这样的动力的绵延的展布过程中，体验的有机整体规定成为“生存”过程的基本规定。在这一基本规定中，人与世界彼此消融，万事万物彼此消融，历

史与现实彼此消融，情感与理性彼此消融，美与丑也彼此消融。彼此消融的前提是彼此分在，是“生存”使彼此分在转化为彼此消融。因此也可以说，“生存”就是上述各方面由分在而消融的转化。进入“生存”范畴，唐代兴完成了他的体验超越，他在“生存”中超越了体验的个体现实境遇，发掘了体验的历史蕴含，使体验借助于理性升华为宇宙生存。所以，唐代兴的“语义场美学”根基于体验却不是通常说的体验美学。

进而，唐代兴又把“生存”推入“生存形态”，这“生存形态”对人而言便是人的“生存行为”：“人永远为好奇、想象、自由、创化、永恒于自然之中等等激情所鼓浪呼啸。人的生存行为就是人对其生存的自然化和人化——这一基本内涵的无尽开展和永相预设与蔓延”。“生存行为”是由我及物由物及我的生存动力结构，它是动力性的又是动态的世界构成性，同时它又具有意向性与目的性。意志、情感、想象、理性，乃至行为的前在历史规定与经验，行为的当下实践性构成及其向未来的敞开，大家共同在“生存”中融为一体性的“生存行为”。“生存”便是“生存行为”地生存。

而“生存行为”的世界构成性又规定着生存主体总要向世界进行行为发动并留痕于世界，世界也总要在主体的发动中对主体实施反发动并反留痕于主体。因此，“生存行为”便是对世界的发动与反发动、留痕与反留痕的过程。对这样的过程，唐代兴又导入了一个关键性范畴——“书写”。“生存即书写，生存行为即书写行为。在宇宙自然世界中，每一种生命，每一种存在事实，都是一种书写！宇宙自然本身就是书写，就是一种书写和被书

写。从终极意义讲，没有书写就没有事物的存在；没有书写，就没有事物的生存；书写是存在之本源，存在是书写之体现。”于是，“书写”在“语义场美学”中获得了“生存”的本源或本体意义。

“书写”便有书写话语，也便有书写的所书所写即语义。唐代兴在“生存行为的书写”中铺设他的“语义场美学”构架，并最终形成了他的美学体系。“书写”为“生存行为”留下了“语义”的逻辑席位；它也为“生存”的感性形态留下了“话语形式”的逻辑席位；生存行为语义与生存话语形式在“书写”的逻辑席位中双双入席，经由“书写”而融一。唐代兴便由此完成了他美学思想的理论奠基。

出于这样的理论奠基，他求解了“美是人类生存的第四世界”的本体论命题并对美做出“美是人的历史化的此在生存的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行为所展布出来的人性交响曲”这样的判断。在这一判断中，他揭示了承历史而来的现实生存的必然不可自由及现实生存又必然要超越这不可自由而寻求自由这一悖论；并且指认美的书写或美的形态就发生于、存在于这必然不可自由又必然寻求自由的生存悖论的张力之中，这就发生了“生存”书写的“场”效应。

简要地提领“语义场美学”的逻辑思路，概述其基本范畴要义，不难看出，这是唐代兴精心铺设的一套美学理路。在这一美学理路的展开中，处处洋溢着超越“本质美学”的激情，富于综合诸说的灵气，而且多有创见。

三

最后还要说一说《语义场美学》的作者唐代兴本人。

这是一个激情如火的人。在十几年前一次写作学的学术会议上与他结识并很快交为挚友。当时便诧异于在他那并不高大甚至略显瘦小的身躯里竟燃烧着那样强烈的激情！他那对镜片后的眼睛能对任何一个写作学话题闪出光芒，他能就一个学术话题彻夜不眠地与你讨论、论争，并且有一股决不恼火的固执；他能一下子搞出正准备完成的几十个论题和十几卷著作的构想，那视野之开阔和雄心之勃发令你不知所措；当他在大会发言中进入论证佳境时，声音高亢宏亮，目光炯炯，身体也随他的语调节奏时有所动，他能进入那种不知有人也不知有我的状态。

后来知道他生存得很艰难，家境清贫却又身体不好。他的学识与才华形成了他强烈的“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他用超乎常人的努力来求解这不可自由又务求自由的生存悖论，他正是在他称之为“美”的生存张力中顽强地展开他学术的生存之旅，他实际上是在“突围”。

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学者，思维灵活求知扎实。他对帮助过他的人总是念念不忘，不忘到能准确地记住当时的细节与话语。他对带他进入写作学界的马正平先生有着刻骨铭心的敬重与感激。对我这样的疏于复信的朋友，他能一封接一封地来信告知他的近况，他的所思所想。他很少谈他的生活，但每当谈起他的妻子，他总是充满温情与感激。

我很庆幸有他这样一位朋友。对他的每分学术成果的取得都由衷地高兴。他现在已逐渐被学术界知晓，他的几部著作证明着他的学术实力。他已经完稿待出的另外一些著作更会使他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走出僻野走出了盆地。但可以断定，他将永远是个“不可自由的自由企望”者，他是一个不超越就不知该如何生活的人！

为《语义场美学》的出版祝贺代兴。

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

院长、博士生导师 高楠

前言：我们生存，我们才美

美学思想……当其最富有历史性的时候最富有
生命力。

——鲍桑葵



这是一本有关于美学方面的小册子。它成稿于 1991 年，尘垢十载，跨越千年与世纪，至今方得出版，其多苦涩与幸运，是偶然亦或必然？

我并非从事专业美学研究，也没有遭遇过什么美学专业方面的特别训练，对正统的美学传统与思想观念很少知识，所以，这本小册子是一个非美学专业者关于“生存”问题的美体验的肤浅记录。就其本质上讲，体验是一次生命和精神的同谋性历险。体验的完成，也就是历险的告一段落——而成为过去，它无法重复，也无须更改。因为，重复意味着一定程度的新生，更改始终

融合着当下的生存语义与精神状态。这是这本小册子面世时，我没有作任何修饰与更改的原因。

二

美学问题一直是个神圣而高雅的问题。

——她神圣，是因为她的诞生是从哲学的母体里孕育出来的，以至于多少年代以来，她都成为哲学的附庸。鲍姆嘉通的伟大骄傲，也许不在于他为美学创立了什么，更多的恐怕是他努力使美学摆脱哲学而闹独立的大胆与勇敢。虽然鲍姆嘉通值得崇敬与纪念，但美学却依然如故地与哲学“抽刀断水水更流”。

——她高雅，是在于她非常强调品位；不懂美学学问的人，无资格研究美；非艺术家，没有能力创造美；不是学问和艺术的鉴赏家，没有资格谈论美！

按照这种正统的标准，我确实没有任何资格来体验美和谈论美，因为，我没有受过正规的包括正统的学问训练，所以，当高雅的人们谈论起高雅的美学时，我往往只能是极度严重的处于失语状态。但个人生存和人类生存本身却又无时不在黑暗与苦难中闪耀着美的光芒，它时时给我这个不懂美学为何物的贫民生存者以一种重负生存下的精神充实与心灵的滋润，于是长久以来，我的心里朦胧起一种全新的感受并逐渐清晰地升腾起这样一种图景：美始终是因为人才产生，因为人的生命展开为生存的行动过程才产生了美，才创造了美。从这个角度看，最有原创性的、最具有神圣性和壮丽感的美，不是艺术，也不是审美的行为，而是

人的生存创化行为本身。

三

我对美的思考，可能很大程度上与我的早年生存经历有关，这种生存经历从两个方面给我以影响。

我降生于川北广安所辖的一个贫穷而偏僻的农村，从懂事之日起到侥幸跳出“农门”这段生活，几乎从来没有感觉到吃饱过一顿饭。在那“食不裹腹，衣难蔽体”的童年和少年人生经历中，仍然有许多美丽和幸福。那时家里很穷，父母连买双胶鞋的能力都没有，下雪天上学，穿一件姐姐们穿过哥哥们穿，哥哥姐姐们穿不得轮到我穿的四面开花的破棉袄，和许多同学一样，打着赤脚上学读书，四壁穿风的教室就像一个大冰窖，一堂课坐下来，个个牙齿冷得直打架，但每个同学都仍然坚持在这大冰窖里认真地上完每一堂课。对我们这些并没有多少文化意识的穷孩子来讲，能够有机会进学堂学知识，是幸福的；能够以一种本能性的毅力战胜饥寒交迫，是美的。母亲虽然早已过世，但有一幕却是永远鲜活地镌刻在我的心中，那就是在我三年小学每个冬季的雨天和雪天，当我打赤脚放学回家，母亲总是敞开衣襟，将我那冻得像胡萝卜的双脚捂在怀里，用她那已走向年迈的瘦弱的体温给我以温暖。母亲的无言的、仅有此能力的爱心和行为，滋润起我朦胧的人间艰难生存的美感与幸福。

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当时只有12岁的我，天然地因“停课闹革命”而失学，过早地跨进准军事化管理的人民公社化的劳

动力大军行列。其实，那时像我这样年纪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劳动，也不知道什么叫社会主义新农村，唯一明白的是：肚皮特别的饿，是因为家中粮食太少。要想叫肚皮少挨一点饿，那就得挣工分——工分就是粮食。要挣工分，就得出工，出工并不一定出力，只要你出了工，杂在大人群中像南郭先生那样混，同样可以挣得工分。我们这一帮失学后的小混混，在大成年人群中混工分，虽然每天只有半个工（当时一个工是10分，一个工只有一角八分钱的报酬），却混得很开心，混得美滋滋的。

14岁那年，也就是1970年，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声令下，全国所有的农村小学都一夜之间办起了附设初中班，于是我们这群混小工分的毛孩子又整齐划一地重新涌进冷落几年的旧日学堂当起学生来。虽然读书已经变了新味道，但我们还是特别的喜欢读书，在课堂上，我们拼命的读“老三篇”，背毛主席语录；放学了，相互比赛着往家跑，丢下书包背上背筐去割草。因为在那个年代，工分是农民生活的最高话语者。耕牛都是生产队喂养的。耕牛需要吃草，在“农业学大寨”的革命运动中，出工时间所有的劳动力都必须步调一致地去“大站”，因而保证集体财产的耕牛所需吃的草的革命工作，也就主要的只能靠不能出工“大站”的人来完成。我们这些学生也就成了完成这一项光荣革命任务的主力军。虽然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深入每个人的灵魂，但工分似乎具有超阶级超斗争超无私的魅力，就像今天的权力和金钱具有超主义的魔力一样：100斤青草一个工。我们这些为食能裹腹而奋斗的孩子，也就自然承担起了一份家庭的责任：为每天努力创造一个工



分——也就是一角八分钱而拼搏，所以早上上学之前、午休期间和晚学之后这段时间，也就成了最紧张的劳动比赛时间，如果一天完成了一个工的割草工作量，或者哪一天能意外地碰上好运，割的草超过了100斤，其喜悦感，其成就感，其骄傲的神气，现在想来是决不亚于达·芬奇完成蒙娜丽莎，列夫·托尔斯泰成功《复活》，贝多芬谱出命运交响曲。

四

后来，三年初中毕业，在推荐中因“复杂的社会关系”而正式的当了农民，在那贫瘠、荒凉的、无处不充满“革命”与“斗争”的艰难生存中，虽然大家都“食难裹腹”，虽然每个人都不得不把“革命”、“阶级”和“斗争”天天挂在嘴上，朴实的父老乡亲中间仍然没有因为“阶级”的斗争而丧失人性的亲情与大地的美德。面对此，生性内向和不善言谈的我，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困惑：无所不在的革命与斗争，为什么最终不能消灭这些人性的亲情与大地的美德？难道这些东西有一种超革命、超斗争、超阶级的魅力？也许正是这些困惑的无意识积淀，才积累起我后来思考和体验生存之美的真正源泉。

也许是上天特别的垂怜我，偶然地读上师范，当上了教师。在那座并不古老但已经开始四壁穿风的学校里，我第一次感受并获得了小知识分子组成的文化集体的文化人温暖与友爱。也许是我身体单薄、体质差，也许是我把教书这个职业的得来不易看得太重而特别的认真，也许是我生来特别的本分而无不该有的奢